

創 造 詩 叢
編 主 家 克 麟

告 別

田 地

上 海 星 群 出 版 公 司 刊 行

編主家克臧  叢詩選創

別 告

著 地 田

人 生	病	新 聞	昨 夜	土 地	橋	小 店	一 份 人 家	手 推 車	告 別	日 子 這 樣 過 去 了	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七	二 六	二 四	二 三	二 二	二 九	二 七	二 五	一 〇	七	五	一

行刊  海上

• 1 9 4 7 •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撒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新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新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的光芒，嗖嗖的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窗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生；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的鷄聲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 1 •

57836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告別」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田地，小小的年紀，一個地道的農家孩子。他的詩，像小孩子口裏的話，沒有虛假和「做飾」。聽他蹙着眉頭，歎息不平的向我們說着，反反覆覆的說着，說着那貧瘠的土地，那窮苦農民的灰慘生活，說着他們蒼涼的「葬」，「啞叭吹起來像死了人」的「結婚」……讀了這些詩篇，我們不禁的憂鬱起來，在目下，至少有半個中國，有兩萬萬以上的農民是在這樣一個「命運」，一種生活之下被壓榨得像再也「榨不出油來」的糠粃。他也向我們說了相反的一些情形：鄉保長的威風，地主老爺們的豪華……在這鮮亮的對比下，他是有他的憤恨的；可是，我們總嫌他太忠厚了一點，他還沒能够從「死」裏看出「生」來。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簷

簷前三尺寬一塊天井

沒脛的雜草裏有幾株指爪花

竹竿上晾着一家老小的衣服

鷄仔在下面鑽來鑽去啄食

一口瘦豬在石牆腳擦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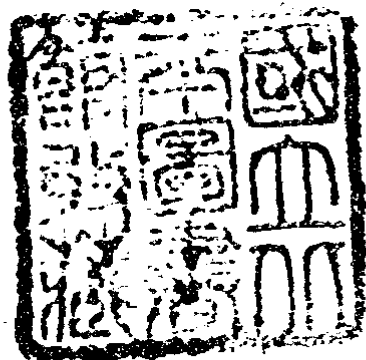
水缸在簷下承受雨水……

簷下放着一担柴

一把掃帚，一個畚箕

一口搗臼，一口磨

築着一個鷄鴨的家



鋤放耜在角落裏

捉迷藏的時候

我們屏着鼻息躲在鷄窩和柴担後面……

柱上掛着篾圈，銹鐵絲和竹籃子

一件蓑衣像一個人影

我們在柱腳邊安一張條凳

排着瓦片和葉子的酒筵

頂着祖母的頭巾扮新娘舉行婚禮……

日子這樣過去了

雄鷄啼到第二遍

爺爺第一個起來

咳嗽着推開周轉不靈的窗格子和門

扶着杖到田畝裏去看禾稻

然後爸爸起來

把水缸水挑滿

僵僕着到地裏去屙水鏟泥

然後奶奶起來

替菩薩點上香祈禱風調雨順

放了鷄窩門掃地

然後媽媽起來燒飯起火

然後我們做完了穿新衣服的夢起來
計劃着一天的遊戲
每天是這樣開始的……

吃了早飯

爺爺和隔壁公公去聊天

去道聽外面的時勢

抽壯丁和加捐稅的消息

爸爸出去耕耘

有時在家裏椿米

有時推着羊角車

上城去交付錢糧和租佃

奶奶在家裏紡紗

媽媽在家裏補破衣裳……

收獲的季節

她們一起晒穀，曬穀

而爸爸收割

沉甸甸的担子挑回來

爺爺把秤

計算着該多少給地主，剩下多少……

而我們只知道在大地席上打滾

赤着脚到田裏去拾穗，拾豆，拾田螺

年成壞爲了大人們晦澀的臉色

只能坐在家哆嗦……

吃飯的時候

爺爺和爸爸喝着蕃茄燒

爺爺嘮嘮叨叨埋怨不太平

數落着不如意的事

奶奶嘆氣

爸爸扳着臉說要去當土匪

爺爺和爸爸鬥起口來

媽媽和我們嚇得不敢出聲

趕快嚥着

滲着高粱、玉米、蕃茄和麥顆的飯……

冷天，太陽才下山

一家人躲入被窩

抖縮着聽門外的狗吠和風聲……

熱天，一家人坐在簷前乘風涼

奶奶說：從前多好，從前多好

爺爺說：一年不如一年……

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告別

我收拾了包袱雨傘

我要離家，我要遠行

包袱，雨傘，我

向你們告別

你，貧脊的田地

你，老實的鄉村

你，溫暖的家，敗落的，辛酸的家

向你們告別

我的親人們……

這裏有什麼可以留戀呢

這，繁重的苛捐雜稅麼

這，沒有收獲的耕種麼

這，風打雨漏的房屋麼

這，十室九空的村莊麼

這裏呵，是只有悲傷沒有歡樂的

但我又怎麼能不留戀呢

對你

親熱的田地和鄉村

家和親人們

我，是你們撫養長大的呵

向你們告別

我要離開你們了

親人哪

不用祈禱

不用埋怨不下雨的天……

手推車

手推車到都會里來了

賣藥郎中推着它來的

從那個多苦多難的鄉下

艱難地走着來

用它包着鐵轍的一個輪子走着來

背負着大黃布傘和

藏着草藥的木箱走着來

老遠老遠

我就聽得出來

它走路的聲音像哭

像叫人聽了要痙攣的絕叫

因為我是鄉下人啊

在鄉下我們管它叫羊角車

我記得

新年，它載我上親戚家做客去

我穿着大紅襖和綠褲

秋收的日子

它載了我們的谷子

上城去繳付租谷和錢糧

爹的臉陰得像下雨天……

手推車到都會里來了

土頭土腦的一身蠢氣

和賣藥郎中的打扮一樣粗俗可笑

而它們不管呀

它們穿過那些漂亮的汽車的隊伍
固執地緩慢的走着

大熱天

給柏油馬路留下一條深的轍跡

它的不好聽的山歌

被都會的繁華遮掩了

幸福的人聽不見

但是同樣流浪在都會裏的鄉下人

却能在混雜的聲音裏辯認出來

老遠老遠

性急地跑過來

親切而又憂悒的盯住它

和推着它的賣藥郎中

因為他們記得

那些荒歉，戰爭的不幸的年月

災禍和捐稅會壓迫他們

不許他們在鄉下安謐地過活

他們會丟了田地房屋和粗重的傢俱

像賣藥郎中一樣流浪出來

手推車替他們

載着小孩子

載着破舊的箱籠和錢子和被捲

和沉重的悲哀

一淘到都會裏來

手推車替他們咒罵

他們一步一回頭

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而我，也是一個流浪在都會裏的鄉下人
因為手推車的呻吟

我就要想起自己的鄉村來

我不知道那些鄉下人

在飢餓和烟火裏

在苛捐雜稅和高利貸的重壓下

他們是怎樣含冤忍辱的

低頭縮頸的過着那些難挨的日子

他們是不是會伸出粗糙的手臂

來抗拒和叛逆呢

那時候

手推車替他們

載槍支

載火藥……

一份人家

破蓆荐裏的臭虱餓癢了

人沒有血嘛

破米蠟子裏只有老鼠糞

水桶箍崩了

鍋子押給保長

五升五合麥麩早已吃完

青草從灶頭長起

田鼠做了住窩

一份人家哪，只有四垛牆

屋頂上殘缺不齊幾張瓦片

屋外下大雨的日子

屋內下小雨

屋裏的人

三條肚腸空着兩條半

小店

紅頭繩，信紙信封，麥燒，籃花皂

幾年前的東西如今沒賣掉

打骨牌的人們，早過的過⊖走的走

活着在這裏的也沒心打牌

排排坐在門口長條凳上

說新聞和打聽新聞的人也沒有

左右是打仗，捐稅，抽丁，死了人

自身難保

誰願意一次次多打聽

小店的油膩櫃上

灰塵厚得好畫花

小店老闆的臉像一塊生鐵

小店門口寫着：

「無論親友概不賒欠」的梅紅紙

一半已經撕掉

一半被雨淋得發白

○ 過：死的意思

橋洞

橋東面是村莊

橋西面是田畝

來去的人都從橋上走過

耕牛牽過

稻籬挑過

花轎抬過

橋下水流不完

橋上三叔公老話說不完

笑聲不斷

這是早前世口

如今橋上坐着的人
個個愁眉苦臉

土地

這裏三畝四

那邊五畝七

接連這一大塊平畝

都是舉人牆門胡家的

當初墾地的祖宗有許多

胡家的祖宗享現成

窮人年年得把收成送進他家倉庫

土地每年翻翻身

十幾代了也該換換主人

昨夜

人們嘴裏低低的傳說着昨夜的事：

昨夜，阿福爹

偷舉人牆門胡家

給抓住了吊打一頓

只剩一口氣……

昨夜，呂財富

那個賴債逃出去的人

捎信來給他娘

說病在外面怕今世不能回來了……

昨夜，張小毛

上吊了

昨夜，捉壯丁

前村捉去十個

後村逃走了一大批

說是要上山做搶犯：

新聞

鎮上來人說：

鎮上一條街上

關了十二家舖子

開着的沒有主顧

一萬鈔票出了

東西又貴了六七倍

鎮上來了一隊兵

說是剿土匪

看見婦道姑娘家不放鬆

翻箱倒籠倒像搶犯

鎮長和隊長拜了把兄弟

鎮長把妹子配了隊長

自己在取第六房女人

還在起洋房

病

苦熬苦熬熬出一身病

一條身子骨頭包着一層皮

病了

苦也苦够

活着受罪巴不得早死

一把香灰，一把草

管他會好不會好

人生

葬

一條草荐包裹一個死屍

沒有小唱[⊖]

沒有披麻帶孝的行列送葬

沒有淒慘的哭聲

沒有傷心的眼淚

沒有墳墓

就在義塚地裏一丟

狗來咬，烏鴉來啄

哎，生前都保不住

死後的事還管什麼

⊖小唱：吹鼓手。

婚

嗷吶吹起來像死了人

但這是大吉大利的日子人家在娶親

新郎連生肚裏哭吸臉上哭嘻嘻

一條棉被，一只火籠

一張書紙⊖

把兩個年青人拉在一起

晚上睡在一起

一邊爲省口飯

一邊爲多一個對手◎

從此女的要讓男人打打罵

還要替他尋一個胖娃娃

◎書紙：鄉下的結婚證書。

◎對手：幫手。

生

一面人們在傷心死者

一面人們喜歡着一個孩子的出生

吃盡苦頭的娘咬緊牙關

死去又活來

小源發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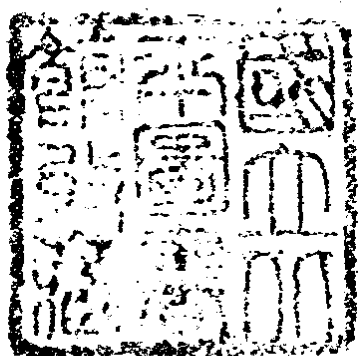
這是餓死爸爸和債一起留下來的鋤耜

門外分半雜草茸生地的

要你長大起來好好收拾

要你爭氣翻頭

娘有口飽飯吃



創造詩叢

告 別

版 • 主編者 臧克家

權 著作者 田 地

所 出版者 詩叢社

• 有 定價 國幣貳圓

刊行者：

星 群 出 版 公 司

上海(十二)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82
604044

金 年 著
這裏的詩大半
取於農村。作者
給讀者的印象
不雜，樸素，樸
素，樸素，樸素
，而是詩的外貌
，而是詩的外貌
，而是詩的外貌
，而是詩的外貌

聖 夢 錄

約 赫 著
作者是個畫家
，但一暇聚了彩
，一來學「發香
」和「和摩」，
熱住一點向深處
深尋，把它凝結
後晶瑩的精髓。

號 角 在 哭 泣

易 著
他，將喚起新生
的，將喚起未來
的，將喚起未來
的，將喚起未來
的，將喚起未來
的，將喚起未來
的，將喚起未來
的，將喚起未來

騷 動 的 城

唐 湜 著
力由於作者想
的，由於作者想
的，由於作者想
的，由於作者想
的，由於作者想
的，由於作者想
的，由於作者想
的，由於作者想

隨 風 而 去

方 平 著
這真像一條深
，這真像一條深
，這真像一條深
，這真像一條深
，這真像一條深
，這真像一條深
，這真像一條深
，這真像一條深

嬰 兒 的 誕 生

李 蔭 程 著
對於窮苦的農
民和工人，他沒
有喊叫反抗，他
只寫出了他們底
生活情景，然而
每一行詩句都是
個有力的控訴。